

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

兩岸論弦管

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編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泉州戲曲弦管研究叢書

兩岸論弦管

主編 鄭國權

副主編 何 勛 曾金錚
蘇彥碩 黃少龍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国权/编-北京:

ISBN 7-104-185-3

I.弦 II.泉 III.两岸—弦管—福建—泉州市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)第 号

两岸论弦管

策 划: 郑国权

责任编辑: 杨锦海、张月峰

美术编辑: 思 达

责任校对: 王 玲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89

电 话: 84042552 (发行部)

传 真: 84002504

电子信箱: fxb@xj.sina.nct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泉州晚报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400 千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104-185-3

书 价: 80 元 (人民币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當歷史的尘埃落定，一切回歸沉寂
之時，唯有文化以物質的或非物質的
形態留存下來。它不僅是一個民族
自我認定的歷史凭证，也是這個民
族得以延續，并滿懷自信走向未來的
根基和智慧與力量之源。

孫家正



二〇〇六年二月六日

国家有关部门今春在京举办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”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作了以上题词。《两岸论弦管》一书拟予转载，经致信请求，承蒙孙部长批示同意，谨刊于此。

序

中共泉州市委书记



文化遗产，无论是物质形态的，还是非物质形态的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泉州，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闽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，拥有非常丰富和独特的文化遗产，仅列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达 11 项。但是，在时代的快速变迁中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，闽南文化的传承也遭遇不少困境，面临新的挑战。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、保护古老的文化遗产，泉州市委、市政府和广大侨乡人民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，众多有识之士自觉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抢救和保护。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关于“建立闽南文化保护区”的议案一经提出，立即得到海内外的热烈反响和普遍支持。围绕建立闽南文化保护区，社会各界早已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。特别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先后搜集整理出版了 31 部专著，共 1200 多万字，为闽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在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，该社的《泉州传统戏曲丛书》（16 卷）、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和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分别荣获一等奖、三等奖，确实值得庆贺。

南音，作为“中国音乐历史活化石”和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泉州形成后，就向周边闽南人聚居地区传播，同时随着华侨

的足迹传播到东南亚各地，形成一个南音文化圈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南音已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、海内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精神纽带，成为一座沟通中外人民感情交流的友谊桥梁。长期以来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致力于南音的保护与传承，系统整理出版南戏南音明清以来的珍贵史料和弦管曲谱。今年来，该社又积极组织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对南音的历史渊源、文化价值、艺术特征，以及古谱的内涵和发展变化轨迹，进行深入研究，撰写了一批很有见地的文章，汇编成《两岸论弦管》一书。这部书除了其本身的学术价值，有利于人们感受南音、认识南音之外，还充分体现了两岸学者对设立闽南文化保护区、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！《两岸论弦管》的出版，对泉州南音成功申报“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2006年9月20日

《永春“乐舞伎砖雕”与唐、五代泉州音乐》彩图

(文见 P246--P254) 王连茂 提供



永春砖雕之一：
弹琵琶者



永春砖雕之二：
拍细腰鼓者



永春砖雕之三：
吹排箫者



永春砖雕之四：
吹洞箫者



永春砖雕之五：拍小鼓者



永春砖雕之六：拍小鼓者



永春砖雕之七：拍小铜钹者



永春砖雕之八：舞者



永春砖雕之九：吹笙者



永春砖雕之十：驾马车者

编辑凡例

一、本书作者姓名之前均加上（北京）、（台北）等地名，指的是作者当前工作、生活的所在地，而非籍贯。

二、弦管之称，历史悠久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泉州才普遍称南曲、南音。弦管早年传播至台湾改称为南管，传播至厦门、漳州等地区，则称为南乐、南音，在东南亚各侨区，或称郎君乐、南乐，或称南音、华乐等。因而反映在本书各篇文章中，便有不同的称谓，但其内涵则是一致的，即泉州弦管（今称南音），或泉州南音（原称弦管）。泉州南音的“泉州”，应该是历史上的泉州、文化上的泉州，而不只是当今泉州的行政区域。

三、弦管工义谱是自成体系的古老乐谱，有其独特性，不同于全国广泛使用的工尺谱。但过去许多介绍或论述弦管的书面材料，往往写为工尺谱，或简称为“工尺”。本书多篇文章反映了这一状况，在尚未规范统一之前，只好尊重各地各人的习惯，工义、工尺并存。

四、弦管中许多专业术语，因不同地域、不同师承的关系，便有许多不同的称谓，如：是管门、滚门还是门头、门类？是“支头”还是“乐源”，是“过支曲”还是“过枝曲”？是四个管门还是三个管门等等，以至于具体曲词的叫字读音，也不尽相同，常有歧见，争论不休。这种状况恐怕会长期存在，故本书概遵从各人的习惯称谓。但这样做也许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些不便，望鉴谅。

前 言

郑国权

泉州与台湾有共同的文化，有许多共同的话题。前些年，“两岸梨园戏学术研讨会”在台北召开。随后，以“两岸”为题的南音（原称弦管，台湾称南管）的会唱或其他戏曲文化的研讨活动相继在两岸三地（加香港）及四地（加澳门）举行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本书系由两岸作者撰写论述弦管的文章结集，也顺理成章地取名《两岸论弦管》。

这部书的编辑出版，得到文化主管部门和泉州市领导的关注与支持。国家文化部孙家正部长，应允将其在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会”上的题词，刊载在本书扉页。而泉州市委郑道溪书记则为本书撰写了序言。

孙部长的题词指出保护文化遗产，就是保护民族得以延续的根基，也是保护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之源。

我们这部书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感召下编成的，力求为中国南音这个古老乐种的“自家认定”，寻找更充分的“历史凭证”，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论上的探讨，以进一步明确保护的意义和振兴的责任。

在保护与振兴弦管这个问题上，两岸有共同的目标。台湾的南管来自泉州的弦管。大概是17世纪中叶，郑成功父子先后把大批军民从闽南带去台湾，乐随人走，泉州弦管也被带入宝岛，并落地生根，成为农耕时代台湾人民重要的精神食粮。台南鹿港1982年一份调查报告称，历史上南管馆阁几乎遍及台南台北，多达64个。清末民初还经常从闽南延聘弦管先生去台湾传授学生，其中知名的有泉州安溪人林祥玉等人。近半个世纪，两岸交往虽然受阻，但台湾弦管界普遍采用的“指谱”，却是泉州人曾省先生于台湾光复后带去的《升平奏指谱》，而经常传唱的“曲簿”，则是老家在泉州的张再兴先生1962年编的《南

管名曲选集》(于右任题名)。由于有这个文化背景,1983年台湾有位弦友冲破“戒严”来到泉州寻根,虽然素昧平生,但抱起琵琶,却可与泉州的弦友同奏一首曲。几乎同一期间,毕业于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的吕锤宽先生,所写的硕士论文,竟是《泉州弦管研究》,接着又有新成果《泉州弦管(南管)指谱丛编》问世。他对于“泉州弦管”这一概念的认定,是经过十年的田野调查和潜心研究典籍形成的。去年11月他第一次来到泉州,应约带来他的新作《论弦管谱的发展与演变—兼论〈文焕堂指谱〉的特点》,洋洋二万言,对弦管大谱“曲体本身”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充分的阐述。他很赞赏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在短短的二三年间,先后发现并及时出版两部古谱—《文焕堂指谱》和《道光指谱》。他在归途中应约写了一篇序言,表达他对《道光指谱》的推崇。

台湾学者王镇华先生的文章,是去年7月为邀请晋江市南音代表团赴台交流演奏“过支套曲”而写的。他的文章标题就令人一震:“大生命的音乐:南管—中国音乐还在!”细读他出入经史的论述,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,认为他言之成理,发人深思。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先生早有相似的观点,他在为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所作的序言中说:“直到听到泉州南音,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:古老的中国音乐,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。”两岸学者不谋而合地对泉州南音的重要价值的共识,令人信服。

王镇华先生还推荐原籍泉州永春、已故书画家余承尧先生一系列论述弦管的遗作。王先生认为在台湾读过的有关南管的论著,余先生的作品是很值得称道的。这些文章不公开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,诚属可惜。遵此我们先选刊《南管音乐问答》一篇,余者容后处理。

王樱芬副教授在台湾大学任教,现为音乐研究所所长。她潜心研究弦管,长年坚持把搜集到的弦管曲目以开头十个字为题,编成数以千计的目录。龙彼得先生辑录的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》在台湾出版后,是她首先著文介绍;龙先生论文的第四、五章也是由她翻译为中文的,2003年她再次修改后发给我们,刊载在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中。她对弦管典籍一向很关注。她说过:《文焕堂指谱》如果你们迟一步,台大一定会拿去出版的。她这次应约写的论文《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》,是在深入研究散曲资料和广泛请教艺术师的基础上,以现代分类方法,对曲目“门头”进行细致的分类与分析,然后归纳四个作用的新颖见解,是很值得读者留意的。

施炳华教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1997年在台北举行“两岸梨园戏学术研讨

会”期间，是他把一本顺治本《荔枝记》复制本送到笔者手中，弥补了我们的欠缺。他的同事胡红波教授重金购得孤本《文焕堂指谱》一部，是他著文提及这部古谱的幸存。笔者与他通了几次电话以后，他便把胡教授精心制作的复制本寄到泉州，2003年底才有两岸合作的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的出版，并赶上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参评，结果与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》一起荣获三等奖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部弦管典籍，还作为泉州南音申报“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文本附件。施、胡两位教授撰写的文章，都刊在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一书中。施教授此次又对曲词中的方言俗字作了解读订正，写成《谈南管曲词校订》一文，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。虽然他从未踏上过海峡西岸，但他对泉腔方言的研究，却倾注毕生精力，曾经为一个方言字的读音是否“鼻化音”，特地打“长途”到泉州来问过两位同行。他的女儿施玉雯在沈冬教授指导下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《〈文焕堂指谱〉记谱法研究》，是研究《文焕堂指谱》的新成果，共20多万言，已获“论文口试委员会”审定通过。我们先选取其中的一章题为《谈〈文焕堂指谱〉之内容及版本》收入本书。

十多年来，得益于两岸的交流与合作，本社才有《明刊三种》和《文焕堂指谱》的编校出版，加上石狮玉湖吴抱负先生去冬奉献久藏的《道光指谱》，才使得明清时期的弦管史料能够集中面世，让弦管界透过它们去了解明清时期弦管的状况、“指谱”的发展变化轨迹，进而把握更多的历史信息，以追寻其渊源。如果没有它们的发现与出版，指谱的历史状况就无从谈起，更遑论什么研究。事实说明，有了珍贵史料的发现并公诸于世，资料共享，才会有学术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。因而，台湾的几位学者，都是以这些新史料为根据进行“指谱”研究的。而在泉州这边，泉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南音系李寄萍副教授，则因近水楼台率先关注《文焕堂指谱》的发现与出版，随即进行“清刊孤本工义谱字研究”，并写成论文，于沈阳音乐学院2006年第一期学报《乐府新声》发表。经我们提议，作者再加修改后交由本书刊发。

两岸在研究“指谱”的过程中，都不能不涉及《泉南指谱重编》。应该说，在一二百年间编成问世的“指谱”家族中，《泉南指谱重编》是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，并且影响了弦管界近百年，赞誉与批评兼而有之。笔者这几年在编校这几部明清弦管典籍中，也常用它作参照比对，因而对《重编》有所认识，于是尝试对它作个实事求是的评介，遂写成《客观评价〈泉南指谱重编〉》一文，以求正于方家。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郑锦扬教授所作的《弦

管“指谱”初论——关于记谱体系问题》，则从“指谱”研究联系到对《明刊三种》的解读。泉州南音乐团的吴璟瑜，多年来一直在琢磨《明刊三种》弦管部分与现存曲目一脉相承的关系，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。

《两岸论弦管》还收入两位八九十岁老前辈的文章。一是泉州王今生先生的《漫话泉州南音》。他自1985年被选为中国南音学会副会长以来，时刻在关注南音事业的保护与发展。他有感而发的与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刊在报上，经他同意，我们把它合编为一篇刊载。二是江西的流沙先生，他是戏曲研究专家，加入中国南音学会，曾写过多篇论述南音的文章。这篇《南音大谱新论》，是他2004年收到我们寄赠两部“明清”典籍后应约寄来的文章，对大谱《梅花操》及其演奏乐器洞箫的来源，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新的看法。

刘德海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、著名的琵琶演奏大师。2003年元宵节前首次来泉州进行南音采风，并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启动“中国南音年”。是他在之前于北京欣赏了泉州南音的演出后，提出南音是“绿色音乐”，是中国音乐的“母语”。他的这个看法，与今年音乐界提出并被普遍接受的“原生态唱法”比较而言，似有先见之明。2004年冬在北京举行南音专场音乐会的谢幕时，在听众热情如潮的欢呼中，他情不自禁地喊出“南音万岁”的口号。为筹办这场音乐会，中国音乐学院印制一本小册子，卷首刊发了刘先生一篇短文：《南音，美哉！》言简意赅，热情似火。我们把它选入本书，如果与王镇华先生的文章联系起来思考，必然会对南音的文化意蕴的认识，大大加深一步。

周畅教授是音乐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美学家。曾积极参加中国南音学会的学术活动。他的《南音“谱”的审美价值与四大名谱》一文，是发表在台湾卓圣翔、林素梅合编的《南管指谱详析》一书中。几乎所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士，都认为是听到一堂很好的音乐美学课，受到一次美的熏陶。生活告诉我们，大凡亲近南音、感受南音的人，都会说南音“好听”。但光说“好听”是不够的，还要知道为什么好听。周先生既从宏观上、又从具体乐曲的底蕴深层中，发掘出美的精髓，让人们懂得怎样欣赏南音，怎么去达到最高的审美愉悦。这篇文章我们重新打印送给周先生审阅，他首先表示同意由本书刊载，同时作了认真的校订和修改。

谦称“一位门外人”的乔建中先生，是2000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之时，应湘灵音乐社之邀，于秋祀郎君时节，出席新加坡南音大会唱暨

学术研讨会，提交了一篇《南音与“南音学”》的论文。他首次把南音的特色概括为古、多、广、强四个字，进而发出创建“南音学”的呼吁。他也许不知道中国音乐界老前辈赵沅先生，于1985年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成立并被推选为会长之时，曾著文提出创建“南音学”的建议。一个古老乐种，受到中国音乐界两代知名人士的关注，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点子上，可见人同此心。虽然这一倡议尚未在组织形式上落实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特别是泉州市人民政府启动泉州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以来，从北京到泉州以至海峡两岸，都有一大批热心人士在为“南音学”默默地耕耘着，而且时常开花结果。在全国许多重要报刊上，常有南音的声音；在出版阵地，也一再有弦管典籍与古谱的问世。这本集子，更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了南音学界可喜的新收获。

袁静芳教授也于2000年秋出席新加坡盛会，她提交的论文，题为《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》，今次经她重新修订，供本书刊载。该文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来论证南音主要乐器洞箫的历史渊源，从而说明泉州南音悠久的音乐历史，并从诗词文学发展轨迹来阐述南音散曲在文学上的重要价值。她曾带她的学生吴晓萍女士来泉州参加南音活动。吴晓萍的博士论文《中国工尺谱研究》，已于去年成书出版，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说南音工尺谱。她在“后记”中说：“使我终生难忘的是，1998年8月在福建泉州拜已故的、致力于南音的推广和普及工作的吴世忠先生为师，学习南音工尺谱和琵琶演奏时的情景，吴先生对南音的热爱和执着深深地感动着我，而他对南音乐谱深入的研究也给了我最大的启迪和影响。”

这段“往事”意味着，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，先人的业绩会有人继承，南音文化在不经意间传递着，“南音学”正在悄悄地延续与发展，出自年青学子之手的硕士论文、博士论文，深信还会相继诞生；近期以研究南音为课题的博士生、硕士生相继来访，形势喜人，后浪推前浪，势不可挡！

一个学科的建立实属不容易，但更难的似乎在于能否把握正确方向把研究引向深入。乔建中在文章中提到研究“南音学”时既要注重“历史性”，又要注重“当代性”。这是很重要的意见，给人以启迪。以上介绍的各篇文章，尽管侧重点不同，但都有这两方面的内容。而本地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。泉州南音学术界前辈陈梅生先生，在长年的潜心研究中发现骠国（今缅甸北部）音乐与《明刊三种》的“双调”、“越调”有密切关系，是南音“五空

管”的源头之一。这个发现，令人感到新奇。它也许能为泉州南音的“多元形成”提供一项新的证据。王连茂先生是泉州海交馆馆长，他在永春发现十方墓葬砖雕，全是唐五代乐伎的生动形象。他撰写了《永春“乐舞伎砖雕”与唐、五代泉州音乐》一文，同样为泉州南音悠久的历史增添一个有力的佐证。曾家阳君长期在泉州南音乐团从事琵琶演奏，他以其对弦管传统的深切了解和沉浸其中的不断感悟，然后用多年的时间进行《泉州南音琵琶及其演奏》的撰写。像这类具体论说南琶及其演奏的文章当前还很少见，甚至没有。特别是出一位年青实践者用心探索的经验谈，尤为可贵，所以我们鼓励他定稿发表。

此外，本书还刊载几篇本社成员的研究成果。杨葭莼先生原任职于省戏研所，退休后仍一直在为传统文化奔忙。他发现四五百年前的《彦臣》戏文（刊于《泉州明清戏曲与方言》）中的许多语言，竟然与他老家南安罗东的乡下话很相似，遂写成《开卷感受深，〈彦臣〉谁秉笔》一文，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看法。苏彦硕先生长期从事梨园戏工作，他将戏文中的泉州方言与史书中提到的“闽音”进行对比研究，探索两者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。黄少龙先生则在南曲戏文中发现多位前辈对“合”的解释，与傀儡戏“落笼簿”的音乐结构尤其是与乐队的实践有很大出入，指出“合”不是“合唱”，而是乐曲结构上的“起承转合”。曾金铮先生则从傀儡戏“落笼簿”中发现《观音修行》的题材，在观音戏文及故事中是很独特的一个，也值得关注。

今天，《两岸论弦管》一书终于如期出版了，这不应该是“两岸论弦管”的终结，而是个新的开端。博大精深的弦管文化，遍布海峡两岸和南洋群岛，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内涵尚未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。如果两岸弦友和学界同仁继续通力合作，“弦管”这个大题目还可以而且应该一直论下去。届时，《两岸论弦管》有望有续编，“南音学”也必将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问世！

附录：

七位老人和他们的“研究社”（摘录）

记者 郑丽香

一对简易的办公桌，两排书架，几张略显破旧的藤沙发和一个茶几，屋顶上的吊扇吱呀呀地轻轻转动。这就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7个老人聚会与办公场所，他们在这里研学问戏、撰文编书，走过了悠悠二十个春秋，双鬓染浓霜，岁月布皱纹。

……

就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，朱展华、郑国权、何勋、曾金铮、苏彦硕、黄少龙等老先生一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他们平均年龄79岁，从1985年研究社成立至今，他们一直固守着这方戏曲文化的沃土，共同耕耘，从当年的花甲之年成了如今的古稀耄耋。……

采访结束前，几个老先生还向记者介绍了研究社最高龄的成员——吴捷秋老先生。……由于视力障碍和行动不便，吴老已无法参加研究社每周二和周五的聚会。……



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主要成员：（自右至左）何勋（79岁）朱展华（87岁）黄少龙（68岁）苏彦硕（79岁）曾金铮（78岁）郑国权（76岁）。

《广播电视报》记者 郑丽香摄于2006年8月10日

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

获奖证书

郑国权 同志

主编的

《泉州传统戏曲丛书》

荣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
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。

特颁此证。



《泉州传统戏曲丛书》编委会：

主任：朱展华 顾问：吴捷秋

主编：郑国权 副主编：何勋、曾金铮、苏彦硕、黄少龙